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 第九十三回 狗軍師定謀折將 沙塞鴻被擒得夫

話說寶釵正同節度說話，見中軍官送上一件東西，回道：「狗王差頭目人等送上降表，情願投誠，獻還邊地。現有通事在外伺候，請令定奪。」松節度道：「天兵到處，剿撫兼行。狗賊朝服夕叛，斷難憑信。」傳令開門升帳，令通事帶頭目進見。節度公座右邊設一繡墩，係寶總領坐位。其餘男女諸將分班站立，軍容十分整肅。

三聲大炮開營，一路兵將明盔亮甲，手執器械。中軍官令通事、頭目膝行上帳，伏在地下，不敢仰視。節度道：「爾狗賊冥頑猖獗，擾害邊疆。現今天兵雲集，將爾等滅其種類，不留餘孽。自應延頸就戮，乃敢以虛詞妄語，欲延狗命，妄敢上瀆，爾等是何奸計，從實供招！倘若虛言，立即斬首！」通事不住磕頭，說道：「因聞天兵大至，恐力難敵，是以投降，並無他意。」節度笑道：「恐難相敵，足見並非真心，其中顯有奸計。」令刀斧手將那頂肥的狗頭目活剝其皮，令通事同眾頭目觀看，人人股栗。節度吩咐供招，再有虛語，照樣剝皮。令通事訊問賊目，眾賊不敢強辯，磕頭供道：「聽說天兵大至，恐難抵禦，暫且降順。俟撤兵之後，仍要搶占邊地，此是真情，不敢虛語。」通事依言回稟，松節度令將眾賊目全行活剝，梟首示眾；只留一名，擲還降表，令其同通事回去傳話。吩咐掩門，眾將退出帳外。

節度來客座換了便服，寶釵道：「趁賊人膽落之際，值我兵新到，銳氣壯盛，乘此大殺一陣，搶回緊要山梁，扎住大營。賊人難以猖獗，易於用兵剿滅矣。」節度道：「正合我意。」

傳諭各將聽候機密軍令，命中軍官將印劍、王命箭送交寶總領調兵遣將。

寶釵領命升帳，眾將參謁，站立兩旁聽令。寶釵拔令箭一枝，對游營將軍張開勝道：「將軍帶五百人馬由蓮塘寨小路抄至賊營左寨，聽見號炮，一齊吶喊鳴鑼，搶殺左寨。」張開勝得令，站在一邊。又拔令箭一枝對桂堂道：「你帶鄉勇五百，由左寨後身截住賊人歸路。見其亂竄，奮勇剿殺，與張將軍彼此相應。」桂堂得令。又令都閫將軍黃太道：「將軍帶官兵五百，由馬鞭山度嶺繞至賊營右寨，聞號炮響，一齊鳴鑼發喊，殺入右寨。占住賊營，不必趕殺。」又令包勇帶鄉兵五百，抄過右寨後身截賊歸路，與黃將軍遙為救應。令馮佩金帶偏將四員，帶官兵三百、鄉兵五百。離大營二十里有座牛肚山，十分險峻，乃賊人屯糧、安藏妻小之所，最為緊要。你們埋伏屯糧左近，俟夜半雷雨交作，一齊鳴鑼喊殺，奮勇截殺，搶占糧草。我自備有兵救應。」佩金答應，令鬆壽、瑞麟帶官兵五百、鄉勇五百，今夜雷雨交作之時，直搶賊人大寨，盡力剿殺。派偏將八員，帶兵分搶隘口。又密地知會各路總鎮親自帶兵搶奪糧草及賊人大寨，彼此救應。調撥已定，令寶書、珍珠各領兵五百名在中軍前後接應。傳令各營鳴鑼進兵，聞鼓聲收軍。寶釵調遣已畢，退帳交還印令，即告辭，領眾將各去料理進兵。

松節度又調遣眾將往四路幫同剿殺。

且說那通事同個頭目鼠竄跑上關來，這是第一座緊要關隘。

有狗王的兄弟名叫狗彈，領兵把住。這狗彈生得身長力大，尖嘴獠牙，十分凶勇。當日見通事、頭目回來，說天兵大至，兵強將勇，難以抵敵，必須知會狗王，急要添兵前來助守關口，方保無虞。狗彈聽說，甚為驚慌，說道：「差人前去請兵，往返亦須四五日。牛肚山峻險，只要老弱婦女很可看守糧草。俺們將那裡狗兵調來同守關口，再將左右兩寨各調此來幫守，還怕什麼。」眾狗頭目大喜，分頭各去調撥狗兵。狗彈心中歡喜，與眾狗兵宰牛飲酒，同蠻婆、蠻女擊皮鼓舞，歌唱道：姐在西山郎在東，等郎不來山花紅。山花勝似郎心好，年年歲歲乘春風。春風有時去，山花時時紅。願郎休與春風一樣無情義，只學蜂蝶多情，黏著花兒不放鬆。心同情也同，風流處處通。蠻婆、蠻女跳唱多時，男女混在一堆，彼此交歡取樂。

南方極熱之地，雖在嚴冬，猶如春夏。時值半夜，忽然雷雨交作。狗兵正在熟睡之時，官兵蜂擁而至。鑼聲大振，喊殺連天，兵將奮勇，以一當十。原來狗性畏金，一聞鑼聲，眾心慌亂，舉止失措，滿山亂竄。兼以號炮振動山谷，官兵左右前後四面齊至，不留餘地，盡力大殺。

寶釵帶著珍珠、寶書兩員猛將，奮力剿殺，已將賊人關口大寨搶得占住。松節度親自督率將弁，將牛肚山一帶賊寨全行搶占，分兵幫剿左右兩寨，直殺到天明。寶釵差官來請節度上關紮下大營。各將紛紛繳令報功。孟瑞麟生擒狗彈一名；其餘各寨生擒頭目數十名，斬首男女千餘級，搶得糧草、器械、牛馬不計其數。

松節度大喜，犒賞三軍。傳令諸將暫為歇息。各處搜山，四面紮營，連絡照應。吩咐將狗彈梟首示眾；所有生禽頭目，訊明狗賊虛實情形及屯糧聚眾巢穴詳細問明，就將賊目一並斬首，一面將口供送與寶總領量度計儀。

不言大營之事。且說馮佩金正在營中造飯、歇息，左右通報大爺來了，佩金抬頭見是馮富，兄妹見禮坐下。馮富道：「桂參政知道你們到來，差我送上五十匹好馬，給寶總領使用。並有祝觀察們書信，叫我星夜趕來。誰知你們昨夜立功，得了第一座緊要關口。偏我來遲，沒有得點兒好處，臉上怪臊的慌。」

佩金笑道：「現在一連尚有三角關口，倘若搶得來，不但賊人喪膽，還帶著咱們兄妹面上爭光。」馮富大喜道：「趁賊人不作準備，咱們趕緊就去。」佩金道：「我兩個拈鬮，看誰去搶關。」說畢，兄妹各拈一字，拆開見佩金是「搶關」二字。

佩金道：「兵貴神速，就此拔營。」一面差人知會總領派兵接應，自家帶兵五百，飛身而去。分了鄉兵給馮富，帶著在後面堵殺。

且說這三角關口，因仗著第一關險要，有四五處大寨把守，兵多糧廣，可以放心。這些地方並無重兵，每關不過三五百人，又俱相去只四五十里，前後都有照應。第二關的賊目名叫狗才。

因見安然無事，與些蠻婆正是飲酒作樂。忽有敗殘狗兵跳進寨來，報說第一關口已被天兵搶去，殺死狗彈，聽說牛肚山一帶全已失去。狗才正在驚慌，接連不絕各路敗兵逃來，彼此跳叫，各訴天兵利害，滿寨吠聲。

忽聞鑼聲大振，眾狗兵不及探聽，只見一員女將，勢如猛虎，領著官兵殺進寨來。狗才出其不意，勉強上前拒敵。馮佩金照腦袋上使勁一刀，將狗才連頭帶肩削去半個，令家將梟下首級。眾狗兵無主，亂竄逃命，又被馮富四面追殺，兄妹二人十分得意。佩金領著家將、鄉勇，奮力追殺，搶上三關。

這守關的名狗巴，生得身長力大，性如烈火，又還善戰。

聽說天兵殺至，趕忙迎敵。佩金一連戰了十來合，心中想道：

「這賊目倒有點意思，若不打發他上路，白耽擱功夫。倘他們救兵趕來，倒難收手。」主意已定，故意賣個破綻，狗巴不知是計，鑽身一斧砍來。佩金用刀隔開，摘下鞍上銅錘，照頭一下打去。狗巴叫聲「不好」，扭過頭去，肩背上著了一下，兩手麻木，將斧丟在地下，飛馬逃命。狗兵發喊，死命拒敵。馮富趕到，又添了一隻猛虎。眾鄉兵人人奮勇，盡力剿殺。狗兵殺死大半，其餘各自逃生。馮富們又追殺一陣，擂鼓收軍。傳令整頓營寨，查點牛馬、糧草，犒賞軍士，造飯歇息。

不一會，桂堂趕到。對佩金道：「總領聽說你得了三關，心中甚喜，已領著大兵來此紮營。松節度在二關扎住大營，四面俱有營寨。連勝之下，更須嚴緊。務令兵將加意小心防守，不可得意疏忽。」馮富道：「我在營前另紮一營，以為防護救應。」桂堂點頭道：「很好。」馮富去不多會，總領的兵到，就在三關安營。慰勞佩金，記了大功。賞賜眾軍，一連歇了兩日。仍令鬆壽、孟瑞麟為先鋒，馮富在左，包勇在右，各安一營，為犄角之勢。留佩金、桂堂、珍珠、寶書四將在帳中聽調。

且說狗王自從連勝天兵，欣欣自得，向蠻王處要了些蠻女，終朝歌舞飲酒取樂，十分得意。不料連得軍情，聞說三關盡被天兵搶去。殺了狗彈，又失了牛肚山金銀、糧草。二關的狗才陣亡，狗巴逃的不知去向。狗王大驚，忙聚狗族商議軍情，說道：「昨聞

天兵大至，我恐勢難抵敵，因此詐降。原要候其撤兵，乘虛掩殺，不意被天朝識破，殺了頭目，擲還表文，倒將三關全行搶去，現在蛇盤嶺安下營寨。若此嶺有失，我等無處逃生矣。你們有何主意？」道言未了，只見軍師狗畢上前說道：

「大王且免愁煩，現在天兵已深入重地，只須差人星夜至蠻王處，令其統領蠻兵，截住歸路。天兵慌亂，不愁三關不為我有矣。蠻兵到後，大王親自領兵，再調回狗寶作先鋒。天兵首尾不能相顧，不但三關搶回，還可乘勢占些邊地。這個機會斷不可失。」狗王聞言大喜，忙差兩個能言頭目去請蠻王；一面去飛調狗寶來作先鋒；又派狗英、狗豆、狗牙、狗度四員猛將，帶著一千狗兵前去守住蛇盤嶺，晝夜緊防，不許擅自動兵，等著蠻兵到齊，開關打仗。

不言狗將去守關口。且說蠻王升帳，對眾蠻將道：「現在狗王失去三關，差人請我親自提兵前去助戰。你們意下如何？」

「內有一將道：「三關雖是失守，到底不知天兵虛實。大王斷不可輕離洞府，只須公主帶蠻兵一千前去，很可放心。」蠻王大喜，忙命公主上帳，令其去搶三關，與天兵打仗。原來這蠻王只生一女，名叫塞鴻。雖是蠻女，頗有姿色。又且力大無窮，精通武藝，上陣交鋒，到處無敵，因無合意郎君，是以年已三七，尚未有配。今聞派去與天兵相敵，正欲借此去尋佳偶。辭過蠻王，點起兵將，令狗頭目引路，登山越嶺，晝夜兼行。

不多兩日，來到一座大山，遠望去見天兵營寨密如星宿，前後左右勢皆聯絡，旌旗整肅，十分威壯。塞鴻點頭歎道：「天兵軍威不同，無怪狗兵難以拒敵。」傳令紮營造飯，命蠻兵飽餐歇息。趁著銳氣，塞鴻抄著小路下山，見迎面一座大營當路。蠻兵發喊一聲，拔開鹿角，搶入營去。見營門站著幾排官兵，聲色不動。塞鴻心疑，令蠻兵休要進營。剛傳號令，只聽營中梆子大響，弩箭像飛蝗一樣射來，箭無虛發。蠻兵被箭而倒，不計其數，一齊發喊，往後倒退，塞鴻禁止不住。忽然大炮喧天，見一員女將飛馬而至，忙將蠻兵一字排開，勒馬看來的女將，只見：

頭帶鳳翅金冠，明珠顆顆。身披魚鱗錦甲，花繡團龍。執一桿朱纓鴨嘴槍，懸一壺素羽狼牙箭。腰如楊柳，臉似芙蓉。

廣寒宮仙子臨凡，長城外美人出塞。

塞鴻初見天朝女將，人物裝束迥乎不同，甚為歎羨。兩軍相對，塞鴻用刀指道：「來將通名！」原來這女將是孟瑞麟，抬頭見那蠻女，倒還生得俊俏。頭戴紫金抹額，插著兩條雉尾，身穿番錦連環甲；手執長柄卷鼻刀，騎一匹五花赤鬃馬；約有二十來歲年紀，眼含秋水，面帶春風。孟瑞麟用槍指道：「蠻女聽著，吾乃天兵總領帳前先鋒孟瑞麟是也。爾是何人？敢來衝我營寨！趕忙下馬請命，尚可憐你一線生路；若敢弄兵拒敵，死無葬所矣！」塞鴻道：「我乃蠻王之女塞鴻公主是也。因爾等恃強，連搶三關，殺死多少狗將狗兵！因此狗王請我前來，與你們相殺。照我利害，趕忙退出三關，保全性命。若遲延下去，後悔無及！」瑞麟笑道：「天兵倒讓反賊，出言顛倒，死有餘辜！」催開馬照臉一槍，塞鴻忙用刀相架，兩馬相交，一場好殺。

瑞麟見蠻女武藝精強，甚為愛賞。塞鴻見女將驍勇，越戰越長精神，十分佩服。兩人酣戰，天色已晚，鬆壽吩咐鳴金。

瑞麟架住刀說道：「天黑難戰，讓你苟延一宿，明日再取你首級。」說畢，兩下收軍，瑞麟回至營中。鬆壽道：「蠻女倒有點子本事，明日回過總領用計擒他，力戰無益。」夫妻商議停當，整兵嚴守。次日，寶總領帶領眾將親自來營助戰，令瑞麟、佩金、珍珠、寶書四員女將輪流接戰。令包勇、馮富各授以計，令其如此去辦，二將領兵各人自去不提。

卻說蠻兵剛才住腳，聽著大營炮響，幾對繡旗擁著四員女將、無數官兵，按隊而來，塞鴻見那三員女將美貌，裝束比昨日這女將還覺光彩，心中甚為驚異。四員女將來到陣前，也不答話。珍珠笑嘻嘻將馬放開，舉槍相殺。塞鴻心中豔羨，愛慕非凡，見這美人槍法精熟，勇力異常，十分驚服。兩人戰了二十餘合，珍珠虛晃一槍，勒馬回陣。塞鴻剛要趕來，薛寶書一槍擋住，兩人交手奮戰十餘合，馮佩金上前接戰。塞鴻雖是英勇，經不住他四姐妹彼此輪戰，很覺腰臂酸軟，有些招架不住。

心中正想主意，蠻兵忽然大亂。兵面兩路人馬殺來，四面炮聲不絕，喊殺連天。塞鴻大驚道：「中了官兵之計，我又無救兵接應，這怎麼好呢！」不敢戀戰，急忙撇了佩金，領著蠻兵落荒而走。四員女將追殺一陣，讓他逃去，收兵回營。

塞鴻來到一座山下紮營歇息。蠻兵只剩了十分之六，各人埋鍋造飯。忽然一聲炮響，山嘴邊轉出一支人馬殺來。塞鴻忙上牲口上前迎敵，那裡敵得官兵勇猛。蠻兵見勢頭不好，紛紛亂竄。塞鴻敗有三十餘里，不見有兵趕來，招集殘兵，只剩了三四百名，又無糧草，命頭目們往村莊去搶些豬羊牛馬來作糧充饑。頭目帶著蠻兵去村莊搶糧，刺了二百名跟著公主在山頂上歇息。塞鴻歎道：「我好端端上了狗當，弄的損兵折將，有何顏面去見父王？被那些蠻將酋長真要笑死。如今進退無門，如何是好？」塞鴻正在愁悶，見山腰裡走出一隊蠻兵，牽著牛馬，背著糧草。將近走到面前，塞鴻眼快，叫聲「不好！這是官兵穿著蠻兵衣甲。」道言未了，果然發起喊來。為首一員小將，手持方天戟喊道：「蠻丫頭快走！桂大爺來取你首級！」塞鴻此時骨軟筋酥，不敢拒敵，上馬飛奔而去。桂堂趕殺，將些蠻兵只剩了三五十個，笑道：「留幾個，讓人家去成功罷！」不言桂堂回去繳令。且說塞鴻人困馬乏，不敢走大路，領著三五十蠻兵往小路上登山越嶺。正走的吃力，樹林中忽然鑼聲大振，連珠炮響，搶出一員猛將，攔著去路。此時眾蠻兵心膽俱落。塞鴻抬頭見那將生得豹頭環眼，紫臉獅鼻，威風凜凜，手中拿著兩柄大銅錘，喊聲如雷道：「蠻丫頭，我在此等候多會，怎麼這時才來？快些下馬同我回去，省我動手。」塞鴻大怒道：「休要混言！你欺我是敗兵之將嗎？」催開馬，迎面一刀。馮富笑道：「來的正好！」舉起銅錘往上一隔，塞鴻兩手發麻，將一桿大刀丟在九霄雲外。馮富掛下錘，一伸手抓住塞鴻絲絛，輕輕提過鞍來，抱在懷裡，笑道：「蠻丫頭不要害臊，同我回去自有好處。」塞鴻此時身不由己，閉目待死而已。

馮富領著兵將飛馬回營。寶總領正望捷音，聽說馮富已擒住塞鴻，心中甚喜。只見馮富上帳繳令，寶總領慰勞一番，命紫蕭登記功績。馮富道：「那蠻丫頭現拿在營外，請令定奪。」總領吩咐帶上帳來，中軍官答應，立將塞鴻推上帳來。塞鴻見軍容整肅，中間坐一位女將軍，生得千嬌百媚，賽過月裡嫦娥。兩旁站著七八個美貌女將。背後一字兒排著無數女兵，都是明眸皓齒，裝束美麗。下邊兩旁站著幾員猛將。塞鴻瞧著贊歎不已，朝著帳上立而不跪。

寶釵道：「你是敗軍之將，既被生擒，為何不跪？」塞鴻道：「我乃蠻王之女，兵敗被擒，有死而已，不能屈膝求生。」寶釵道：「爾蠻王並非天朝封立藩國，乃化外自稱之王。今與狗賊抗拒天兵，乃有罪之叛賊。爾父擒至營中，亦須匍匐受戮，何況於你！本總領頗有憐你之心。你若傾忱降順，父女幫助天兵，將狗賊全行剿滅，求大將軍奏知天子，封爾父為酋長，富貴家業可以子孫世守；若迷而不悟，是自取滅亡，斷難寬恕。」

順逆生死機關，你各自各兒拿定主意，休要後悔。」塞鴻見話很有理，想：「那狗王反覆不定，難以相處。看天兵氣象雄壯，料我們亦不能抗拒。倒不如降順，還可以保全富貴。」心中想定，向上雙膝跪下，說道：「塞鴻情願降順，求將軍留在帳前驅使，我無面目回歸蠻洞。」寶釵道：「你是真心誠服，還是暫且強降。」塞鴻叩頭道：「我在蠻方向有英名，今帶兵一千名全行覆沒，即不被擒，我亦自殺。今蒙將軍慈愛，憐我不死，終身願執鞭撻，並無二心。」寶釵大喜道：「南蠻性直，如其心服，斷無更變。」吩咐解去綁縛，塞鴻感激涕泣拜謝。

寶釵將他叫至面前道：「你今誠服，就是我一家人，從此待你並無二意。但你與我們臭味不同，到底不能合式。我今有個兩全之法，剛才擒你之人，乃我營中一員猛將，未有家室，我為月老，替你們成就姻緣。幫我打仗，彼此俱無疑忌。」塞鴻滿面通紅，低頭不語。寶釵知其已允，說道：「將來見你父親，說明是我作主，與你無礙。」叫馮富上帳，吩咐道：「我為月老，將這段好姻緣先酬你勞績。」馮富連忙拜謝。寶釵令男女諸將，用軍中鼓樂送他二人回營去成親。一面差人知會節度諸將，在馮富營中送親。歡樂一會，各自回營繳令，讓他二人成其美事。

寶釵同海珠、秋瑞、掌珠、汝湘、九如、紫蕭、芳芸姐妹們，這晚在營中仰觀天象。寶釵歎道：「斗柄東指，不覺春又回矣。」秋瑞指道：「罡星臨於太白，不出十日，有一場大戰。」汝湘、九如道：「賊星乍明乍暗，光色青而有刺。其中有邪術傷人之賊，很有留心。」寶釵指道：「將星光芒直射賊營，河魁纏於箕畢搖搖不安，賊人不久傾巢而至矣。」掌珠、紫蕭道：「糧餉轉運甚艱，目下正是軍情緊急，還須多設連營，便於轉運。」寶釵道：「前日桂三舅向二叔叔曾稟知元帥，多添幾處糧台，想來定能接

應。」姐妹們議畢軍情，回帳歇息。

次早，馮富夫妻上帳叩謝。塞鴻道：「昨有百餘名情願同死的男女蠻兵，見我已投順，伊等亦十分歡悅。意欲差幾名回去，說我父親設法拿住狗王，將功贖罪，請總領示下。」寶釵道：「很好，你作速知會父親，帶兵去搶狗賊巢穴，使他首尾不能相顧，就可一舉而得。有咱們天兵救應，叫他只管放心前去撕殺。」塞鴻答應，回營去寫家書，差人回去。

松節度見殘冬已過，正是初春天氣，連次催令進兵。無如蛇盤嶺險惡非凡，關上守的水息不漏。馮富夫妻同鬆壽、孟瑞麟幾次衝將上去，俱被強弓硬弩射了下來，倒傷了些人馬，又無小路可以偷過關去。不覺守過兩月，寶釵們十分愁悶。

這日，正商議計策，忽聞關上炮聲不絕。令精細探子前去探聽虛實。不多一會，回來說道：「關上新到了一個賊目，名叫狗寶。今日祭旗犒軍，明日開關打仗。」塞鴻上前稟道：「這狗寶乃狗王的族叔，生得相貌兇惡，力大無窮。腹中煉成一塊寶石，能於呼吸打人，百無一失。亦且刀箭不能傷他，還有邪術能驅使兇惡猛獸衝營拒敵。官兵難以抵當，以此屢戰必敗。狗王全仗此人，敢於作亂。若將此人殺去，那些狗兵不足懼也。」寶釵道：「你有何良策，可以避他的邪術？」塞鴻道：

「狗性好淫，狗寶猶甚，到處搶擄婦女。明日出戰只須女兵在前，我現已改天朝衣飾，他並不知我是蠻女，明日我領兵去打頭陣，眾姐妹輪流去戰。只要制住他衝前猛獸，可保無事。」

寶釵道：「猛獸臨陣，我自計破他。」隨令秋瑞、海珠等將帶來之紅油板箱五十隻取出，令鬆壽、桂堂挑壯丁五百名，藤牌手五百名，將紅板箱五十隻取去，如此這般辦法。令掌珠、紫蕭、芳芸、九如領徐忠、周惠等三百名家將，全用神弩，見賊兵衝出，先射退賊人梟勢。令孟瑞麟等一班女將迎敵狗寶。

令包勇、馮富在中軍護衛，聽候臨時調遣。調各偏將將在四路截住賊人去路，令鬆元帥調各鎮將督同剿殺。

不言大營中遣將之事。次日清晨，狗寶分三路人馬殺下關來，其勢勇不可當。離大營不遠，擺開戰場。狗寶眼若銅鈴，尖嘴縮腮，左右獠牙如鋸，面若虎斑、白眉赤發，手執五龍鋼叉，身披番錦連環甲，騎一匹四不像，十分兇惡。左右幾十名賊將，都是奇形怪狀，瞪著眼看那大營。只聽大炮連聲，見大營中擁出五色雲山五座，齊至陣前，端然不動，上面黃煙滾滾。

狗寶甚覺驚疑，正看之不已，一聲炮響，忽然一隊人馬喊殺而至。

狗寶忙將背後一面青旗拔在手中，向左右連展數次。眾賊將往後一退，只見馬腳下捲起一陣風沙。忽然跑出無數奇形猛獸，一直搶過陣來，官兵瞧見退入陣門。狗寶領著賊將一齊衝殺過來。只聽號炮齊響，五座雲山從空而降，俱變而為五彩獅犼孔，張牙舞爪，口吐黃煙，身上銅鈴響如獅吼。那些猛獸瞧見驚慌，返身衝回本陣。狗兵攔擋不住，讓開野獸，發喊衝殺過來。

大營中又是幾聲號炮，鬆壽、桂堂領五百名藤牌手滾出陣前，盡砍賊將馬足。接著掌珠們統領三百名家將，奮勇向前，齊發神弩，射倒賊兵不計其數。狗寶領著賊將，猶如瘋狗一樣勇不可當，被珍珠、寶書們幾員女將擋住，殺得塵沙滾滾，地暗天昏。桂堂在左，鬆壽在右，各當一路。賊兵喊殺連天，愁雲黯黯。桂堂正殺的有興，忽被那逃散的野獸在陣中衝突，官兵大受其累。

桂堂心中想道：「我丈人留下的那柄蕉扇，奉母親之命，叫我臨陣時揣在懷中。何不取出向這野獸扇他一扇，看可有些應驗。」想畢，在懷中取出，向著那些野獸盡力一扇。霎時間馬腳下捲起一陣黃風，衝入陣中。看那野獸猶如被驅一樣，聚在一堆，向那些狗兵狠為咬嚼。桂堂大喜，使勁連扇幾扇，只見飛砂走石，如雨點相似，專打狗賊。官兵乘勢奮力大殺。鬆壽擋殺右路狗賊，正在酣戰，忽被幾陣狂風將奔散之野獸吹來一處，衝咬狗兵。鬆壽瞧見，心中大喜，槍挑劍刺，盡力暢殺。

此時，狗寶在中路，被女將們圍住狠戰。左右狗將已殺的七零八落，所剩無幾。狗寶雖甚悍勇，難敵四員女將，更兼珍珠兩臂有千斤之力，一條槍逼的狗寶招架不迭。心中著忙，顧不得這些美色，口中吐出寶貝，迎面打來。珍珠抬頭見冰盤大的一塊五色毫光對面打來，忙將身子往左邊一閃，只見肩膀上透出一道綠光，將那塊寶貝托住，從肩上飛流過去，並未打著。

原來珍珠身上將夢中所得的蕉葉護肩襯在甲裡，以此邪寶不能落在身上，心中甚覺驚喜。狗寶見寶貝不傷女將，十分驚怪，忙收回咽入腹中。正在出神，不防被珍珠連發出五枝神弩，射中咽喉，幸煉有邪寶，不致傷生，忙同幾個狗將殺開一條血路，敗上關去。眾女將緊跟追殺，喊聲震天。那些狗兵見主將失利，俱皆亂竄。

桂堂正四路趕殺，忽見狗寶逃敗下來，隨撤了狗賊縱馬過去，舉起畫戟當胸就刺。狗寶叫聲「不好」，將身一扭，肩甲上搗了一個透明窟窿。眾狗將抵死護救，正在危急，忽然關上衝下一支狗兵，前來救應。狗寶瞧見，心中大喜。原來是他老婆雪賽花，領著九個兒子雪狼、雪狽、雪犴、雪狴、雪狶、雪犴、雪犴、雪犴等，一齊下關救應。九子中惟雪犴又名神獒，最為兇惡。讓狗寶逃上關去，母子十個將桂堂圍住。

並力攻殺，若非桂堂神勇，竟難招架。

卻說鬆壽見珍珠姐妹追趕狗寶，被關上衝下一隊賊兵將官兵圍住，勢如蜂湧。鬆壽忙下牲口，命家將收緊肚帶。自家身上盔甲整束妥當，手執銀槍，跨上雕鞍，領著幾名家將殺進重圍。那些狗賊就如割草削瓜一樣，但凡遇著他，想活的就少。

殺進圍去，見一名悍將敵住寶書，鬆壽放馬上前，大喊一聲，猶如起了一個霹靂，那個賊將駭了一跳，招架不及，被鬆壽一槍刺下馬來，家將們梟了首級。寶書指道：「同咱們去給桂兄弟解圍。」鬆壽點頭，一同殺上前去。桂堂見姐妹弟兄俱到，心中大喜，抖起神威，一戟刺去，只見鮮血直噴，翻身落馬。

不知刺中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